

据说,语文课本中杜牧的《山行》一诗中“斜”字的读音跟从前不同,现在标音为xie,一时激起许多家长的“愤怒”。他们表示,小时候老师就是教他们读xia(音霞),现在真的没法辅导孩子了。

其实,这个字的读音问题并不那么重要,而且也是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的。

有一部分坚持认为“斜”应该读xia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个说法:“斜”字古音就是读xia。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根据现代音韵学家的研究成果,“斜”的拟音既不是xie,也不是xia,而是zia或sia(根据《广韵》,斜是似嗟切,这里方便起见,改用西文字母模拟近似似的读音,下同)。

在这首诗里,“斜”字读xie固然读起来不押韵,但是读xia也未必就是好的解决办法,因为那样无非是按照普通话的读音暂时让“斜”和“家”“花”押上韵了,但如果真的要按照古音来读,那么“家”应该读ka(音喀),而不是普通话里的“家”,而且严格来说,这里的a音,跟我们普通话里的“啊”音也不完全对等,这里不详细展开。

其实,南宋的朱熹在注释《诗经》《楚辞》时就遇到过不押韵的问题,他就在注释里把许多韵脚上的字改读成另一个音,后人将这种做法归结为“叶韵”(叶,读音如协,就是凑韵的意思)。明清的音韵学家对古音知识有了更多的掌握,就批驳朱熹的这种做法不合理。理由很简单,既然你把一个字的读音改成古音,理论上应当全篇都按照古音来读,不能只是押韵的字读古音。而且,一首诗中的某个字,在押韵的地方改读古音,而在不押韵的地方仍然读今音,这种做法在逻辑上不能自洽。

语文课本中读音跟从前不同的,还有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的“衰”字。据说从前读cui(音催),现在读shuai(衰本字),其中一个原因是读cui可以跟前一句的“回”字押韵。可是这么一读,它跟末句的“来”字又不押韵了。这就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题。

有趣的是,李商隐的名作《乐游原》,韵脚是“原”和“昏”,按照古音,“原”读

niwen,昏读huen(根据《广韵》,原是愚袁切,昏是呼昆切),按照普通话读也不押韵。但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提出在这首诗里要“叶韵”的。这大概是因为“原”和“昏”都是前鼻音,大致上还算押韵。可即使按照《诗韵新编》的“十八韵”,这两个字分属于寒部和痕部,也是不能相押的。为什么有些诗要“叶韵”,有些诗就不要“叶韵”呢?

实际情况是,用“叶韵”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些字的古音,既不是普通话的读音,也不是“叶韵”之后

的读音,而是第三种读音。所以有时候采用“叶韵”的办法,实际上是凭空

造出了一个非古非今的读音,这是很不可取的做法。如《离骚》里有两行按理应该押韵的句子,“恐年岁之不吾与”“夕揽洲之宿莽”,至今还有人将“莽”字读成mu(音母),这是沿袭了朱熹在《楚辞集注》里的“叶韵”法,为了让“与”和“莽”押韵,就将“莽”注音为“莫补反”(按平水韵,“与”属六语,“补”属七麌,大致上可以通押)。但根据现代音韵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里的“与”应该读jia,而“莽”应该读ma,也就是说,这两个韵脚跟普通话里的读音没有太大关系,是第三种韵脚,用“叶韵”的方法就是非古非今的臆造了。

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于,若只是从普通话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结果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我认为,这些字的读音问题是无所谓的,我们不妨宽容一点地认为,按照普通话的读音也不算错。因为一千年甚至一百年以来,语音都在变化,从前押韵的,现在不押韵了;这就好比南方人用他们的方言写的诗,北方人按他的方言来读就可能不押韵,这是无可奈何的。当今的讨论应该建立在承认许多古今字的读音并不完全相同的基础上,先让我们的孩子按照普通话正常来读,然后让他们明白这些读音都是“权宜”的,虽然现在读起来不押韵,但古人读起来是押韵的。理解这个原则,比规定个别字的读音更为重要。正如我们学习语文,学的不只是个别知识点,而是知识背后的整个语言文化。

1978年暑假,我从南京高校回上海,下午一点的火车。南京站的蝉鸣裹着热浪冲进车厢,人们正在陆续续登车。忽见一对中年夫妇牵着两个穿碎花裙的小女孩挤过人群,上得车来,他们的目光在乘客间逡巡,好像是在找什么人。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戴着五角星的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坐在靠窗的位子。那对夫妇来到我座位旁,目光定格在我胸前的徽章上。“小同志是到上海吗?”男人鬓角沁着汗珠,用普通话问我。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们甚至没问我姓甚名谁,便把两朵“小碎花”托到我身边,说让我把两个孩子带到上海,到站后她们的舅舅会来接。我爽快地答应了,就像答应一件十分平常的小事。夫妇说声谢谢,孩子妈关照孩子听叔叔话,然后两人就下车了。

那时小孩不用买票,一个大人可以带两个小孩。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6岁。我把他们安排坐在我位子上,大点的仰起头,辫梢红头绳在穿堂风里飘摇,小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橘子硬糖,甜甜地叫了声叔叔,还要把糖给我吃。她们把小脑袋靠在我的军装口袋上,一点也不怯生,好像我就是她们的叔叔。一路上我给她们讲故事。对面坐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我也不时逗逗孩子,用英语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想不到6岁的女娃竟然能用英语回答,说她叫小奇,妹妹叫小松。途中,两个孩子还美美地睡了一觉。铁轨摇晃出摇篮曲的节奏,她们放心地任蒸汽机车的白烟在睫毛间织梦。时间过得很快,不觉间就到了上海站。我一手牵一个,出得站来,人潮里突然炸开两声脆生生的“舅舅!”一个戴眼镜穿中山装的男人快步跑过来,弯腰接住扑来的两团温暖,抬头时我看见他镜片后的水光。

小小一件事,本不值一提,因为在当时这样的事太平常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宛如一枚无声的信用徽章。两个素昧平生的生命托付,在绿皮火车的摇晃中,构成了最生动的信任标本。这种看似平常的托付背后,折射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信任密码。写此小文时,特地翻出我珍藏多年的徽章,拍了张照片。现在上海虹桥火车站日均客流量33万人次,智能监控系统每平方厘米的凝视,替代了当年军装上的五角星。当我们怀念绿皮火车上的温暖托付时,不应止步于怀旧。现代信任体系,是在法治框架下培育新的道德共识,让制度保障与人性光辉交相辉映。信任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社会文明演进中永续的建构过程。

据说,语文课本中杜牧的《山行》一诗中“斜”字的读音跟从前不同,现在标音为xie,一时激起许多家长的“愤怒”。他们表示,小时候老师就是教他们读xia(音霞),现在真的没法辅导孩子了。

其实,这个字的读音问题并不那么重要,而且也是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的。

有一部分坚持认为“斜”应该读xia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个说法:“斜”字古音就是读xia。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根据现代音韵学家的研究成果,“斜”的拟音既不是xie,也不是xia,而是zia或sia(根据《广韵》,斜是似嗟切,这里方便起见,改用西文字母模拟近似似的读音,下同)。

在这首诗里,“斜”字读xie固然读起来不押韵,但是读xia也未必就是好的解决办法,因为那样无非是按照普通话的读音暂时让“斜”和“家”“花”押上韵了,但如果真的要按照古音来读,那么“家”应该读ka(音喀),而不是普通话里的“家”,而且严格来说,这里的a音,跟我们普通话里的“啊”音也不完全对等,这里不详细展开。

其实,南宋的朱熹在注释《诗经》《楚辞》时就遇到过不押韵的问题,他就在注释里把许多韵脚上的字改读成另一个音,后人将这种做法归结为“叶韵”(叶,读音如协,就是凑韵的意思)。明清的音韵学家对古音知识有了更多的掌握,就批驳朱熹的这种做法不合理。理由很简单,既然你把一个字的读音改成古音,理论上应当全篇都按照古音来读,不能只是押韵的字读古音。而且,一首诗中的某个字,在押韵的地方改读古音,而在不押韵的地方仍然读今音,这种做法在逻辑上不能自洽。

语文课本中读音跟从前不同的,还有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的“衰”字。据说从前读cui(音催),现在读shuai(衰本字),其中一个原因是读cui可以跟前一句的“回”字押韵。可是这么一读,它跟末句的“来”字又不押韵了。这就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题。

有趣的是,李商隐的名作《乐游原》,韵脚是“原”和“昏”,按照古音,“原”读

“石径斜”到底怎么读

黄福海



1978年暑假,我从南京高校回上海,下午一点的火车。南京站的蝉鸣裹着热浪冲进车厢,人们正在陆续续登车。忽见一对中年夫妇牵着两个穿碎花裙的小女孩挤过人群,上得车来,他们的目光在乘客间逡巡,好像是在找什么人。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戴着五角星的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坐在靠窗的位子。那对夫妇来到我座位旁,目光定格在我胸前的徽章上。“小同志是到上海吗?”男人鬓角沁着汗珠,用普通话问我。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们甚至没问我姓甚名谁,便把两朵“小碎花”托到我身边,说让我把两个孩子带到上海,到站后她们的舅舅会来接。我爽快地答应了,就像答应一件十分平常的小事。夫妇说声谢谢,孩子妈关照孩子听叔叔话,然后两人就下车了。

那时小孩不用买票,一个大人可以带两个小孩。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6岁。我把他们安排坐在我位子上,大点的仰起头,辫梢红头绳在穿堂风里飘摇,小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橘子硬糖,甜甜地叫了声叔叔,还要把糖给我吃。她们把小脑袋靠在我的军装口袋上,一点也不怯生,好像我就是她们的叔叔。一路上我给她们讲故事。对面坐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我也不时逗逗孩子,用英语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想不到6岁的女娃竟然能用英语回答,说她叫小奇,妹妹叫小松。途中,两个孩子还美美地睡了一觉。铁轨摇晃出摇篮曲的节奏,她们放心地任蒸汽机车的白烟在睫毛间织梦。时间过得很快,不觉间就到了上海站。我一手牵一个,出得站来,人潮里突然炸开两声脆生生的“舅舅!”一个戴眼镜穿中山装的男人快步跑过来,弯腰接住扑来的两团温暖,抬头时我看见他镜片后的水光。

小小一件事,本不值一提,因为在当时这样的事太平常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宛如一枚无声的信用徽章。两个素昧平生的生命托付,在绿皮火车的摇晃中,构成了最生动的信任标本。这种看似平常的托付背后,折射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信任密码。写此小文时,特地翻出我珍藏多年的徽章,拍了张照片。现在上海虹桥火车站日均客流量33万人次,智能监控系统每平方厘米的凝视,替代了当年军装上的五角星。当我们怀念绿皮火车上的温暖托付时,不应止步于怀旧。现代信任体系,是在法治框架下培育新的道德共识,让制度保障与人性光辉交相辉映。信任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社会文明演进中永续的建构过程。

围棋地方法规

华以刚

为围棋设立一个地方法规,有点像天方夜谭。为具体的体育项目,制定地方法规的,笔者实为闻所未闻。然而最近浙江省衢州市为围棋立了法,我真是被惊到了。

《衢州市围棋发展振兴条例》洋洋七十章,除总则、附则之外,其余五章包括“保护与传承”“教育与普及”“交流与提高”“融合与发展”“法律责任”。条例先经衢州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又于2021年11月25日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成为正式的地方法规。

条例规定:围棋发展振兴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协会支撑、保护弘扬和融合发展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围棋的领导并履行明确的职责;体育、文化和旅游、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规划、卫生健康、公安等主管部门各司其职,做好围棋相关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烂柯围棋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市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将围棋文化融入地方课程,并将围棋培训课程列入教师培训学分登记范围;幼儿园、中小学应当结合学校特点开设围棋课程;鼓励高等院校和中职学校开设围棋学院或者围棋专业,承担定向培养围棋教师、开展围棋科研,鼓励学校成立围棋社团和组建围棋队伍;支持国家围棋队衢州训练基地建设;推进衢州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建成集世界围棋竞赛、文化交流和训练为一体的示范基地;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围棋人才纳入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对围棋人才在就业、入学、落户和购房等方面给予优惠和便利;制定衢州围棋甲级队发展规划,加强人才梯队培养、储备,提高甲级队整体实力;支持衢州参加全国性围棋赛事,建立“烂柯”系列围棋赛事体系,举办“烂柯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世界人工智能围棋赛、中国围棋之乡联赛、打造“烂柯”系列围棋赛事品牌。

以上十二条,是笔者的浏览拾萃。虽已经过精简,仍然显得很长。我不敢奢望读者能够记住全文,因为连我自己都记不住。那为什么要写?首先是对敢为人先精神的敬佩而予以弘扬。其二,万一有意仿效的,算是提供了一个样本,随时可以检索。其三,接着要介绍衢州的实际作为了。发个安民告示,知其依据是什么。

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因地制宜,旨在打造集游学集训、研学教研、文创美食、接待服务、展览馆藏等业态于一体的围棋主题文旅综合园区。总投资12亿元,用地约287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

“衢州烂柯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从2022年推出,冠军奖金高达180万元。至2024年8月,已经成功举办过两届。而2025年的第三届第一阶段已在上述的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内举行。去年第二届决出16强后,16强至决赛2强的争夺,曾移师新疆阿克苏所辖的乌什县进行。中华文化润疆乃是光荣的使命。而衢州与乌什又是对口援建单位,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2025年还举办了首届“烂柯杯”中国—中亚围棋邀请赛,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越南、老挝的7支队伍与新疆的2支、衢州的1支队伍一同欢聚衢州。

葛玉宏围棋道场(葛

九月开学,从电台里听到讨论老师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使我想起四位终生不忘的老师。

第一位是在抗战时期,我在嘉定练西小学读二年级,教语文兼班主任的是李惠英老师。她中等身材,单眼皮,眼神炯炯,对学生既关怀又严格。一天放夜学了,同学们都回家了,唯独叫我留在教室里。她说:“你毛笔字写得比以前差了,白相心太重,心不在焉。现在你静下心来,补写四张九宫格大楷毛笔字,及格了放你回家。”我一听,这是关夜学呀,多难为情?我低头不语,红着脸,埋头书写。总算过关了,李老师又谆谆教导说:“古人说:见字如见人。今后不论写字做事都要认真,不能马虎。”李老师的这些话,我终生不忘。

第二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考入嘉定中学初中时,也是一位语文老师,姓戴,是位老先生,高个子,穿长衫,脸有斑点,瘦长型,像个“老学究”。但他板书与众不同:拿起粉笔先在黑板前空画几个圈,找个落笔点,再从课文中拣个生词“惊涛骇浪”写在黑板上,啊,写得像毛笔字那样清秀、刚劲、有力,如博物馆里悬挂的名作,令人佩服。下课后,一打听,原来是前清的秀才。戴老师的书法,我终生不忘。

第三位是我在嘉定中学读高中时,上生物课的李石鲸老师。他年轻清癯,中等身材,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声音洪亮。那天,他讲猎人枪打黑熊的故事:当黑熊站立起来时,胸脯有块白毛,这是心脏部位,猎人抓住时机举枪“啪”的一声击中白点,那熊必死无疑。他讲得活灵活现,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料意外发生了,“啪”的一声——不是黑熊倒下了,而是他的眼镜掉下了。他忙蹲下来寻找,摸到眼镜戴好后立刻站起来又讲课了,犹如没发生过任何事故。我们也从惊呆中醒过来。对李老师那处变不惊的风度,我终生不忘。

第四位是1956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中国近代史的彭明老师。有次他讲到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时,声泪俱下:“弱国无外交啊!”我们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爱国情怀涌上心来。后来我从人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戏剧学院教中共党史课,有了问题去信请教彭老师,他有问必答,诲人不倦。彭老师的教导我终生不忘。

人的一生不能没有老师,人的一生会有众多的老师。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要珍惜这一份精神财富。虽已年近九旬,我仍难忘这些老师,并愿与时俱进,不辜负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之恩。

道)2008年成立于北京,是集启蒙、高阶教学、师资培养、教材研发、国际交流于一体的围棋集团。国家围棋队众多世界级棋手曾经受惠于葛道,其被坊间昵称为“围棋界黄埔军校”。葛道在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分别设立了分校,所以成为欧洲围棋联盟唯一指定的中国训练基地。2022年5月16日,葛道乘着“条例”正式实施的东风南迁衢州。而今年全国围棋定段赛中,衢州葛道共有9位同学成功定段,一举与杭州棋院并列年度定段冠军,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提起杭州棋院,它另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中国

棋院杭州分院”,于2004年正式批文成立。这是中国棋院唯一的分院。分院成立之后,组织机构健全,资金充裕,教练力量强大,其优势很快体现在定段赛中。2022年的青少年组别取30名人段,结果分院内一面惊叹,一面也有培训机构无奈提出强制减少分院参赛名额的动议。与分院争夺入段人数,这是此前大家连想都不敢想的。并列定段冠军,这个结果很幽默,为传统强队和追赶者留下了回旋的余地,比输赢了更让人津津乐道。

衢州围棋未来可期,让我们拭目以待!

道)2008年成立于北京,是集启蒙、高阶教学、师资培养、教材研发、国际交流于一体的围棋集团。国家围棋队众多世界级棋手曾经受惠于葛道,其被坊间昵称为“围棋界黄埔军校”。葛道在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分别设立了分校,所以成为欧洲围棋联盟唯一指定的中国训练基地。2022年5月16日,葛道乘着“条例”正式实施的东风南迁衢州。而今年全国围棋定段赛中,衢州葛道共有9位同学成功定段,一举与杭州棋院并列年度定段冠军,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提起杭州棋院,它另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于2004年正式批文成立。这是中国棋院唯一的分院。分院成立之后,组织机构健全,资金充裕,教练力量强大,其优势很快体现在定段赛中。2022年的青少年组别取30名人段,结果分院内一面惊叹,一面也有培训机构无奈提出强制减少分院参赛名额的动议。与分院争夺入段人数,这是此前大家连想都不敢想的。并列定段冠军,这个结果很幽默,为传统强队和追赶者留下了回旋的余地,比输赢了更让人津津乐道。

衢州围棋未来可期,让我们拭目以待!

道)2008年成立于北京,是集启蒙、高阶教学、师资培养、教材研发、国际交流于一体的围棋集团。国家围棋队众多世界级棋手曾经受惠于葛道,其被坊间昵称为“围棋界黄埔军校”。葛道在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分别设立了分校,所以成为欧洲围棋联盟唯一指定的中国训练基地。2022年5月16日,葛道乘着“条例”正式实施的东风南迁衢州。而今年全国围棋定段赛中,衢州葛道共有9位同学成功定段,一举与杭州棋院并列年度定段冠军,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提起杭州棋院,它另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于2004年正式批文成立。这是中国棋院唯一的分院。分院成立之后,组织机构健全,资金充裕,教练力量强大,其优势很快体现在定段赛中。2022年的青少年组别取30名人段,结果分院内一面惊叹,一面也有培训机构无奈提出强制减少分院参赛名额的动议。与分院争夺入段人数,这是此前大家连想都不敢想的。并列定段冠军,这个结果很幽默,为传统强队和追赶者留下了回旋的余地,比输赢了更让人津津乐道。

衢州围棋未来可期,让我们拭目以待!

终生不忘的老师

舒志超



七夕会

美食·佳

酿还有各种苏式的手工,皆融于“苏超”主题之下,市井烟火气,最慰游人心。

“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已到白露节气,高温预警还是频频来袭,但一份新凉不觉间总能扑面而来。照例有一份荷香在市集上流动,找到那个卖花的摊位,依然是“不卖莲蓬但卖花”,莲蓬也有,点缀之。游人簇拥着,捧着一束束回来,在进球欢呼的一瞬间不自觉挥舞起来——荷香与足球,原可如此交融。盛夏到初秋,荷香依旧,“苏超”也依旧,夜游江南渐入佳境。

人人尽说江南好,常来江南,有一个契机更好,“你一句春不晚”如是,“苏超”亦如是。跟着“苏超”入江南,归根到底都是简单纯粹的“快乐”两字。



晌午的光线·德国小镇 速写 钱新明

夜游江南,历来风雅。江南的夏夜,舒缓而惬意,古镇、园林描摹其轮廓,小桥、流水带来氤氲水汽。暮色盈窗,灯光从模糊到明亮,夜顺着黛色的檐角轻轻滑将下来。“时有微凉不是风”,最妙当数有风的夜,形式不拘。比如“荷风送香气”,由远而近,沁人肺腑。

与荷有约入江南。乙巳年的苏州夏日,起风了。原本流行于小众文艺青年圈子里的荷花市集频频上了热搜,为荷而来成了新风尚。与此同时,一股绿茵场上的旋风,也在这个盛夏被彻底点燃。相关话题充盈着苏州的街头巷尾,从工作日的蓄势待发,到周末夜晚的全城狂欢。一场被网友趣称为“苏超”的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为江南的温婉与浪漫注入一份激情与

酣畅淋漓。夜游江南,首选园林。苏州的古典园林,也在此时特意延长开放时间。园林夜花园,似一首悠扬的江南夜曲,其中一半要归功于光、音、气等科技媒介的加持,另一半自然是清风、明月似故人来。一年一度的荷花节,流连在一个个听者便诗情画意应景的亭台楼榭中:出远香堂,过荷风四面亭,再经曲桥、连廊来到藕香榭,这是拙政园赏荷的传统路线。夜色下,熙熙攘攘的游人早已退去,灯光慢慢勾勒、烘托,赏荷更似闲庭信步。若得明月上檐,明晃晃,便多一份静谧。在藕香榭前的美人靠上小憩,看年轻的昆曲演员挽着水袖施施然

而过,带来荷香阵阵。风生袖底,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园林之外,却是另一番景致。市声喧阗,霓虹闪烁。登上环古城河的游船,舱室内空调雅座,评弹之声弦索叮咚,潺潺流水般。运河两岸,流光溢彩,影影绰绰。古老运河载着厚重历史与文

采风流,更载着今夏“苏超”燃起的如火热情。在相门码头登岸,远远便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原来这边足球夜市正酣。巨大的幕布挂在城墙上,“苏超”的实况直播投影其上,古今相辉映,延伸出“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外的别样画意诗情。游客急急落座,又时不时往两侧的市集进进出

时尚